



走进基层  
体味艰辛

记者“烤”验录



体验泰山啤酒灌装线上验瓶员：

# “闷罐子”中检查啤酒“身份证”

本报记者 杨璐

体验对象:啤酒验瓶员  
体验时间:9日凌晨2点30分至5点30分  
体验地点:泰山啤酒灌装车间

在炎炎夏日,又逢激情洋溢的世界杯,啤酒成了市民必不可少的消暑纳凉、释放激情的产品。记者从泰山啤酒获悉,今年夏天,他们的啤酒销售创下历史新高,现在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工作。9日凌晨,记者走进泰山啤酒的灌装车间,体验了验瓶员的工作。



记者紧张地盯着瓶盖上的喷码。记者和另一位验瓶员一小时要检验4万瓶啤酒。 于茹 摄

感受一：**热**  
车间里蒸汽弥漫仿佛桑拿间

9日凌晨两点半,记者走进泰山啤酒的酿造车间。外面漆黑一片,凉风习习,而走进灌装车间,一下子就有一股热浪夹杂着酒香扑面而来。随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由于天气热,又逢世界杯,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工作。

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完成

了消毒过程,然后戴上一次性无菌口罩和一次性帽子进了无菌生产车间。刚进去两分钟,记者的鼻子上就沁出了汗珠,衣服开始黏黏地粘在身上,头发被汗水粘在脖子上。刚戴上的一次性无菌口罩和一次性帽子更是让记者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流水线上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

者,整条啤酒的灌装线是消毒、灌装、打码、压盖操作一气呵成的,在消毒区域,蒸汽的温度非常高,同时,洗瓶机的高温消毒,都使得整个生产车间非常热。

车间里一个温度表上显示室内温度是34℃,而且车间内蒸汽弥漫,像极了桑拿间。

感受二：**累**  
一小时要检查40000瓶啤酒

记者被安排到流水线的较末端,负责检查啤酒瓶盖上的喷码是否有印刷错误。记者站在一个方台上,睁大眼睛看着眼前接踵而至的啤酒瓶子,但是连续盯了半个多小时,记者的眼睛就开始有点忙活不过来。酒瓶子叮叮当当地从生产线上走过,上面的黑色喷码密密麻麻,记者眼睛累得生疼。

由于生产线比较高,所以记者和一位验码员一直站在高台上工作。高台有两尺见方,活动范围很小,站的时间长了脚就有点疼。一个小时下来,记者感觉眼冒金星。生产线上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:瓶盖上的喷码是啤酒的“身份证”,有了它,就能立刻查出啤酒的生产时间以及它在哪条生产线上

生产出来,是给消费者的一份保证书,所以不能大意。

据车间内的工作人员介绍,这条啤酒灌装线生产能力是40000瓶/小时,所以在一个小时内,记者和一位验瓶员共检验了40000瓶啤酒的编码。而现在正值啤酒生产旺季,一般工人要连续工作三个多小时,共要检验12万余瓶的啤酒编码。

感受三：**严**  
生产流程一环扣一环

在整个流水线的操作过程中,偶尔能听见“砰!”的一声响,接着就有玻璃落在地上清脆的声响。据泰山啤酒生产车间的工作人员介绍,灌装线上有一个对瓶内气压的检验装置,每瓶啤酒灌装前,设备会自动往每个酒瓶内打压,检测瓶内压力,凡是不合格的瓶子会在灌装啤酒的瞬间自动爆瓶,这样可以避免产品进入市场后

发生自动爆瓶的事故。

记者看到,尽管灌装车间内非常炎热,但是工人们除了戴着一次性无菌口罩和一次性帽子之外,都还穿着长裤长褂,脚上还套着一个长靴子。工作人员介绍,这样可以避免被自动爆瓶时破碎的啤酒瓶子划伤。每当有一个瓶子被爆破时,就有工作人员立刻将地上的碎玻璃清扫干净,然后生产

线继续运行,整个流程紧张有序。

在最后一关,还将对瓶子内的灌装啤酒容量进行检验。一瓶瓶啤酒在高度灯下接连划过,记者紧紧盯着灯面上闪烁的标示线,偶尔看见灌装容量稍稍在标示线下一点的啤酒会被立刻取下。“消费者要饮用我们的啤酒,我们就要保质保量地提供给他们。”和记者一起验瓶的工作人员认真地说。

汗流满面却要戴厚面罩 头顶烈日却仍要裹严实

# 水泥生料车间挥汗入原料

本报见习记者 胡修文

体验对象:水泥厂入料工人  
体验时间:8日上午9时至9日凌晨5时  
体验地点:泰安鲁润水泥有限公司生料车间

第一次接触水泥厂的工人,第一次和他们一起埋头苦干,才发现他们虽然汗流满面,却仍要戴着厚厚的面罩,他们顶着炎炎烈日,却仍要裹得严严实实。8日、9日,记者来到水泥厂,和工人一起劳动,体验他们的劳累和辛酸。



本报见习记者胡修文在入砂岩。 李兴发 摄

四个人20分钟入完15吨原料

8日上午9时,泰安鲁润水泥有限公司生料车间主任邢万清带着记者走进入料车间,透过弥漫的灰尘,记者看到已经有三名工人在用镐头和铁锹入料。一名叫晋玉爱的女工交给记者一把镐头,记者的入料工人体验正式开始了。

在近千平方米的车间里堆满了制造水泥的原料,记者所在小组的任务就是将铲车运来的煤矸石、铁粉和砂岩掺进生料库。渐渐地,记者感到呼吸困难,脸上的汗水掺着空气中的粉尘渗进眼睛里,衣服也被汗水完全浸湿贴在身上,面罩将鼻口紧紧地封

住。工人告诉记者,这堆原料大约有15吨,20分钟后,记者和其他3名工人就将第一堆煤矸石入库。

半小时后,记者和这三名工人一起去卸铁粉。这是一种红色粉末状的原料,不大一会儿,记者的T恤、短裤和运动鞋都已经是红色的了。一个多小时不间断地干活,记者呼吸开始急促,眼镜也因为脸上的汗水一直往下滑。

3层楼高的生料库一天爬了十几趟

入料小组要保证生料库里的原料不能间断,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爬到3层楼高的生料库的顶层查看原料的供给情况。记者跟着晋玉爱一天爬了十几

趟,快天亮的时候腿都要抽筋了。

记者第一次沿着宽不足1米的铁质楼梯爬上库顶的时候,机器的轰鸣声让记者难以忍受。由于进出车间都要爬

过一堆铁粉,尽管晋玉爱不断地提醒记者要小心,但记者还是滑倒,膝盖狠狠地磕在地上,右腿膝盖磕破了一个口子,汗水流入伤口火辣辣的疼。车间工人王西云对记者说,她第一天工作的时候就滑倒并扭伤了腿。她撩开裤腿,记者看到她左腿上贴着好几贴膏药。

最好的休息就是坐在车间地上打个盹

9日凌晨1时,生料组入完第7堆砂岩和煤矸石,大家坐在车间的空地上休息。记者感到饥肠辘辘,晋玉爱拿出一个布包,掏出几个桃子,一个甜瓜和三个馒头,这就是入料组工人和记者的“夜宵”。记者顾不上满手的灰尘,接过一个馒头狼吞虎

咽起来,晋玉爱将唯一的一个甜瓜递给记者的时候,对记者说:“原来以为你就是来体验一下,并不真正地劳动,没想到你还真有毅力,干活还真用力。”

9日凌晨2时左右,由于库存足够,入料组暂时不用干活。记者靠墙坐在地上,

开始打盹,但不久就被蚊子咬醒。剩下的时间里,记者一边机械地拍打着蚊子,一边睡着,醒来,再睡着,再醒来……

凌晨5时左右,记者与晋玉爱、王西云一起打扫完车间,收拾工具准备下班。6时许,记者机械地洗了一把脸,拖着疲惫的身体坐上了开往泰安城里的班车,在车上,记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:睡觉,美美地睡一觉。